

世界
文学金库

神话史诗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朱 雯 江曾培主编

世界
文学金库

1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安庆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世界文学金库·神话史诗卷

郑頔人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30.5 插页8 字数759,000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1119-9/I·838 定价：29.90 元

6-113/01

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浩如烟海，人的一生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名篇佳作。为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能对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有所涉猎，以开阔精神视野，本社特隆重推出《世界文学金库》。

为了能反映世界文学的全貌，本丛书中外作品兼收。计分神话史诗、寓言、童话、诗歌、散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一、长篇小说二、戏剧等十卷，每卷 60 万字左右。

这套丛书之所以称之为“金库”，是想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遴选出世界文学中“含金量”最高的经典之作、传世之作，而且不仅是名篇，还力求是名译，每卷附有精美插图，以期让读者收到“尝鼎一脔”、“取法乎上”的阅读效果。

丛书编选范围：中国部分上自先秦，下至五四运动，以和我社已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49)衔接；外国部分上自古埃及神话，下至 20 世纪 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丛书个别作品的作者、译者因一时无法查明，暂付阙如，在此致以歉意。待查明后，再版时将予以补上。

丛书编纂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和研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总 序

朱 要

我平生最大的憾事是读书太少，基础太差。在青年求学时代，我于课外读书，多凭个人兴趣，古今中外，文史科技，都随便涉猎一点，既无系统，又无计划。及至离开学校，到社会上来工作，便觉得知识贫乏，根底浅薄，有些本来早该知道的东西，竟茫然无知，或所知甚少，或一知半解。于是只好从头学起，或者临时补课，但工作忙了，杂务多了，加上年岁又逐渐大了，总不可能像青年求学时代那么专心致志地读书，何况补了旧的，还有新的知识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学习，于是忙里偷闲，顾此失彼，生活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其所以会如此，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自己用心不专，努力不够，但缺乏切实具体的指导，没有可供阅读的图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必须具备的基础，哪些是必须掌握的知识，哪些是必须阅读的书。以文史为例，当年我们有的只是《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唐诗三百首》之类的比较通俗的选本，其中也确有许多好文章、好诗篇，如贾谊的《过秦论》、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刘禹锡的《陋室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石壕吏》、张继的《枫桥夜泊》、白居易的《卖炭翁》、杜牧的《清明》等等，这些在六七十年前读过的诗文，我到今天还能滚瓜烂熟地背诵，但是其他许多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则所学不多。至于小说戏剧，似更无现成的选本可资参阅，仅

凭偶然的机缘,信手拈来,聊供消遣,一鳞半爪,所知就更为有限了。读这点书,掌握这点知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还应读些什么,怎样才算打好了基础,自己就毫无把握了。

现在看来,我所说的基础,主要是指任何人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我自幼爱好文学,后来又毕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基础自然是指文学知识和文学修养。而一定的文学知识和文学修养,其实也是从事任何工作的人必须首先具备的基础,因为一定的文学知识和文学修养,是体现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不仅应该相当全面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学,而且也应当比较广泛地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本身的容量极大,以样式来说,就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乃至神话、史诗、寓言、童话等等,百花竞放,绚丽多姿;而且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很多,中外古今,汗牛充栋。一个人即使穷毕生的精力,恐怕也很难遍览群书,博通今古,好在作为基础,也并不需要一一通读。那么,在这浩瀚无垠的汪洋书海中,哪些是我们必读的书;在璀璨辉煌的知识宝库中,哪些是我们必须掌握的知识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摸索的正是这个问题。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世界文学金库》,把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精品,各种样式的优秀之作汇集起来,让读者一编在手,便可以了解世界文学的概况,读到古今传诵的名篇。这些选文,你可以阅读,可以欣赏,有的还可以背诵,可以进行比较,进行研究。这一嘉惠学子的善举,我认为意义是很大的。这样的书,不仅对爱好文学的青年是十分重要的,便是对一般的读者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使你获得必要的文学知识,增进一定的文学修养,从而提高你个人的文化水平,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由于自己有过一段摸索的经历,我对《世界文学金库》这一选

题特别感到兴趣,并寄予厚望,因而虽已年臻耄耋,衰病侵寻,却还乐于参加这一极有意义的选编工作,并结合个人的一些粗浅体会,写了这篇也许是完全多余的弁言。

1994年4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序

郑硕人

神话是产生于原始社会的一种充满神奇幻想的语言的叙事艺术。最早的神话可能是一些描述鸟兽草木起源及其特征、习性以及人与动植物交往关系的故事。当时人们自我意识极为微弱，不仅不能把自己同氏族集体区别开来，也不能把自己同周围客观世界区分开来，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知觉和感情。因而出现在神话中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就成了有生命、有意志的存在，都被赋予人的特点，像人一样生活，处于种种矛盾联系之中。从而形成了鸟兽会说话、山石会走路，天地万物无不人格化的神话世界。这种反映原始先民物我混同观念的早期神话，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流传，但因为早于文字发明很久以前，文献中很少有记录，口头流传到后世，大多转化为童话或寓言，已经不易看到它的本来面貌。

现在常见的描述人形神（或半兽半人的神）及其活动行事的神话，大多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直至奴隶社会初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较之过去已大有提高，社会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简单，人类思维也有所发展，但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仍显得十分无能，因此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神灵观念，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一切都受到一种超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主宰，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力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权力。神话便是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和主观幻想形式，对这种神及其所控制的自然和社会现

象所作的描述,反映了原始人对自然的感性的表象认识、人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人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力的意志和愿望,以及了解万事万物种种秘密的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神话“是已经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任何神话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他的话指出了神话的本质,也阐明了神话是一种具有相当特点的意识形态。

神话的特点就在于借助想象力以形象反映自然和社会,在于它的高度幻想化。在神话幻想中,事物本身、形象本身同关于这些事物和形象的观念,都被原始人等同起来。但它的种种想象,不管它多么离奇怪诞,却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现实生活所引起,并凭借了现实所提供的材料。即便作为自然力和人的幻化的结晶的神,也有它产生的现实基础:一是自然力和自然物,一是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首领。神话这种借助想象力以形象反映自然和社会,与后世的自觉艺术创作和有意识的艺术虚构不同,它是一种原始思维的产物,是原始人用以解释自然现象,保存人类生存经验,表达征服自然愿望的一种手段。

神话在创作和流传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变化发展的状态,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纷杂散乱到渐成体系的变化。到神话创作的鼎盛时期,在一些民族的神话体系中还创造出诸神之父或主神的形象。但神话既然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大自然的逐步被支配,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对神的信仰的内核逐渐消解,对自然和社会的神化便不再成为人类意识的特征,神话的产生也就失去了它的特定基础。

由于口头流传容易佚亡,容易变异,神话的保存特别有赖于古文献的记录。现在看到的神话主要由古代文明民族的文献保存下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来。但这些书面记述的神话有多种形态。有的直接再现了记录时期的神话风貌和储存形态；有的经记述者删削修改，已经历史化或哲学化，失去了它的原来面目；有的保存在诗人、文学家、剧作家的作品中，经他们笔下传述加工，成为优美的文学而彪炳千古，但也失去了不少原始成分。神话作为原始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原始信仰、哲学、艺术、科学、道德诸观念系统的凝聚体，它所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一直为人们所重视，恩格斯在论述原始社会时就引用了大量神话，它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原始社会、原始先民，无疑是很重要的材料。但是，神话终究是一种语言的叙事艺术，神话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也在文艺方面。它在精神上鼓舞了原始人的斗争，在艺术上给当时人们以美感，并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感染着、鼓舞着后世的人们。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一种口头文学创作，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以希腊神话为例，它“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为后世文学艺术提供了许多人物形象和题材。神话还开启了散文叙事的体裁和塑造人物与编织情节的表现手法，并以积极向上的愿望，强烈奔放的感情，神奇瑰丽的想象，开辟了后代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源头。因而神话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世界上最早记录成文字的是埃及神话和巴比伦神话。埃及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已有文字，埃及神话大多写在一种莎草纸上（也有刻在石壁上、棺盖上）放在石棺中得以保存下来。埃及神话中代表自然界势力的诸神中，以太阳神（拉神）为主，在冥府管理来世的诸神中，由冥王俄赛里斯统属。在埃及众多的神中，有的呈人的形象，有的为动物形象，还有的以人身动物首的形象出现。埃及人视所崇敬的动物为神圣，不能伤害和触犯，许多城市以崇拜的动物为

神祇，显然是图腾崇拜的遗存。埃及神话中的神往往与人一样生活，一样劳动，有自己的配偶和子女，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的也会衰老死亡。一些原来以死而复生象征自然现象的神话，往往也被描述成人世间夫妻情爱、悲欢离合的故事。产生于尼罗河畔那片神秘大地上的埃及神话，由于它的古老和广泛传布，有不少已融汇到其他民族神话之中。比如埃及神话中的人身羊首大神阿慕恩，在希腊、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哈蒙，头上长着一对羊角，并同宙斯—朱庇特混成一体。又如埃及最重要的女神伊希斯，是一位丰产和母性的庇护神，对她的崇拜盛行于希腊、罗马。在希腊化时代，伊希斯成为从印度到多瑙河广大地域最受人崇敬的神祇。

巴比伦位于西南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这里历史上被称为“文化的摇篮”，与尼罗河流域同为人类文化的发祥地。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巴比伦人（闪族的一支）进入以前，这块土地原为苏美尔人居住。当时苏美尔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已发展到可观程度，已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楔形文字，第一部药典也已在公元前 2700 年问世。巴比伦的文化实际上是苏美尔文化和闪族文化的结合体。巴比伦神话也是在苏美尔神话基础上发展而成。苏美尔神话和巴比伦神话主要都是靠用芦杆刻在泥版上保存下来。主要有两大类作品：一类是描述两河流域居民对宇宙形成的认识，一类是叙述印娜娜、都姆兹、吉尔伽美什三位神灵的系列故事。巴比伦神话在西亚有深远影响，不少希伯来和亚述的神话，都是以巴比伦神话为基础，按照自己的需要略加改变而成。比如希伯来的洪水神话不仅与巴比伦的洪水神话十分近似，与苏美尔的洪水神话也是一脉相承。但希伯来的洪水神话由于记载在《圣经》里，传播甚广，影响也更为深远。

丰富的印度神话主要保存在《吠陀本集》、梵书、奥义书和史诗、往世书中。其中最早记述神话的当推《梨俱吠陀》，约成书于公元前十五世纪。吠陀时代多神信仰在印度雅利安人中居于主导地

位,所信神祇之多不胜枚举,《吠陀本集》有一处竟说有三千三百九十九位之多,其中最受崇敬的神是因陀罗。因陀罗(汉文佛教中曾译为“天帝”、“天帝释”、“帝释天”或“帝释”)为天神之王,英勇无畏,大施神威,屡建奇功,仅在《梨俱吠陀》中就有二百五十首赞歌赞颂他的神力。但在吠陀时代以后,他的地位明显下降,他的许多神迹也发生本质的变化,成为宇宙一方的一个守护神。史诗和往世书一类文献约成书于公元前几世纪到公元几世纪。往世书典籍有十八部,主要记述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湿婆的故事。梵天原居三大主神之首,高于一切,是宇宙万物的创始者和主宰,后由于毗湿奴教派和湿婆教派的兴起,他的地位也逐渐下降,乃至演变为三神合一,由毗湿奴集创造、守护和毁灭三神于一身,毗湿奴便成为史诗、往世书时代最受人崇敬的主神。由此可见,印度神话与古代印度的宗教密不可分,万神殿的主角会随着时代的更选以及地区、文献的不同而变化,某个神在不同神话中往往会呈现出不同的形象。

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希腊神话,是古希腊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古希腊人本来居于亚洲,后移居到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当时他们已有较高的文化。在进入巴尔干,征服皮拉斯基人后,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又有进一步发展,希腊神话便是皮拉斯基文化和希腊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长期在地中海东部到小亚细亚一带口头流传,到公元前九、八世纪,其中一部分才由荷马史诗、赫西奥德的《神谱》(公元前八、七世纪)和三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公元前六、五世纪)等用文字保存下来。其中史诗、剧作是以神话传说为材料的创作,已并非神话本相;《神谱》叙述希腊诸神的世系,保存了希腊神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天地的创造,神的亲族关系,神们的行事,神与人的交涉等,基本上保存了神话的原始面目。

希腊神话中的神有新老之分。宙斯的父祖两代属老辈的神,

宙斯推翻自己的父亲，成为世界的主宰后，与他的兄弟共十二位称为“新神”，又称奥林波斯众神，但后来有些神失去新老的区别。希腊的神被描写成是永生的，在各自的领域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往往对人有决定性的影响。希腊神话除神的故事外，还包括一些古代英雄传说，主要描述远古社会生活、历史事件和人与自然斗争的故事。这些英雄多是神和人所生的后代，都是特定的希腊部落（后来是城邦）崇拜的对象。以英雄或事件为中心，往往形成几个传说系列。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文学艺术的土壤，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受到欧洲各国的广泛注意，也为欧洲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题材。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高乃依和拉辛，德国的歌德和席勒，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作品。意大利的达·芬奇和提香，荷兰的鲁本斯和伦勃朗，德国的普桑和布歇等，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绘画。古罗马神话受到希腊神话的影响特别深刻，它大量地吸取后者的内容，以致后世对这些作品统称为希腊罗马神话。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同样产生过丰富美丽的神话。书面保存的神话散见于许多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经典，其中保存神话材料最丰富的要推非一时一人所撰，大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约公元前400—200年）的《山海经》。其他保存较多神话材料的汉文古籍有《楚辞》、《淮南子》、《列子》、《庄子》等等。纳西族的东巴经和彝族经书等也保存了不少本民族的神话。但中国汉文古籍保存的神话多是上古神话的零星片断，完整地用文字流传下来的甚少。其主要原因是遭到古时许多掌握文字的历史家和哲学家的曲解，对口头流传的神话或被歪曲，或被斥为野人之语，或被削改成史，失去了它们的真相。如《史记》上所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山海经》所记的面目相异，已经完全剥落了神话的性质而成为历史。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中说：“中国的太古史——或说得妥当一点，我们相传的关于太古的史事，至少有大

半就是中国的神话。”中国神话历史化的现象显然十分严重，许多神话被历史化了，这是很可惜的。

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神话保存在口头上，近四十年来有大量采集，其中自成体系的具有很高价值的少数民族神话，特别引人注目。有些民族如纳西族、彝族，他们书面保存的和新从口头采录的神话，其丰富程度并不比汉族神话逊色。中国各民族的神话是一个整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说中国神话丰富多彩，是并不过分的。

除文明古国以外，也有一些地区、国家或民族的神话较早已有书面保存下来。如日本古代的神话，最早见于公元八世纪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北欧神话最早见于约在公元九、十世纪写成的《埃达》和十二世纪写成的《萨加》。北欧神话虽不及南欧希腊罗马神话绚丽，但自成体系，具有质朴严肃的特点和风采。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神话和大洋洲土著的神话，主要为近现代人所采录。

三

史诗是一种用诗的语言叙事的古老作品，规模比较宏大，是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篇章。一般可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

创世史诗主要记述古人所设想的天地日月的形成和万物的由来，描述人类社会最初阶段的生活图景，创世立业的进程和无畏精神，充满了奇特美妙的幻想和幼稚率真的解释。其内容与创世神话有紧密联系，可视为创世神话的诗体记述。如巴比伦的《咏世界创造》、中国彝族、纳西族、白族的《创世纪》、苗族的《古歌》，都是长篇系列的创世神话。

英雄史诗大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描述某一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历程，歌颂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如希腊史诗《伊利昂纪》所描述的是实际发生过的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

的一场战争；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所描述的频繁战事，概括了公元七世纪到九世纪青藏高原上各部落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早期的英雄史诗受到神话的影响，不少人物和情节直接来自神话，带有神话的成分。它所直接描写的英雄虽是凡人，具有一般勇士和智者的特征，但往往又是神的后代，受到神的庇护，并赋予他们以超人的能力。因而体现在人物形象上，往往是人神相混，半人半神，英雄行为与神话传说扭结在一起。随着神话对史诗影响的逐渐减弱，英雄史诗的内容也逐渐更接近于现实，多以史事传说、人物传说为依据，描述这些民族建立封建国家后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要求。中世纪出现的一些欧洲史诗，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以及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大多如此。

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史诗要推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这部史诗是在苏美尔关于吉尔伽美什片断故事基础上加工锤炼而成，共有三千多行，内容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是远古时期两河流域居民同自然和社会暴力进行斗争的缩影。现存史诗中影响最大的，在西方是希腊的《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在东方要算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东西方史诗展示的历史画面幅度往往不同。东方史诗叙述的面一般较为宽泛，事件延续的时期也较长。如《摩诃婆罗多》以印度北方婆罗多族王国内部斗争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一场几乎席卷整个印度的大战争；史诗中还插叙了大量神话传说，其篇幅长达十万双行。又如中国藏族的《格萨尔》，描述了天神之子格萨尔一生的英雄业绩，从降生、称王、降魔、征战四方、统一全藏、安定三界到返归天界，共达八十部，约五十万行。这类史诗不仅内容极为广博，而且都有十分精彩的篇章。西方史诗往往以浓笔着重叙述某一事件的某个片断，或某一人物一生中最壮丽的一章，如《伊利昂纪》内容虽涉及一场规模宏大，历时十年的战事，全诗一万五千多行却集中叙述战争结束前五十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又如法

国洋溢着战斗精神的史诗《罗兰之歌》，内容涉及查理王出征西班牙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诗中着重描述的却是一段关于罗兰被人出卖，遭到敌方袭击，英勇牺牲的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被国内外誉为中国三大史诗的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都是规模宏伟、卷帙浩繁的巨制，都属于东方史诗的类型。除《格萨尔》外，《江格尔》描述以江格尔为首的十二名草原英雄的故事，由六、七十部独立诗篇组成，全诗长达十多万行。另一部《玛纳斯》谱写玛纳斯家族五代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业绩，共八部长达二十多万行。中国三大史诗主要以口头吟唱形式流传，《格萨尔》、《江格尔》很早并有手抄本流传，但系统整理出版并译成汉文还是近三十年的事。

史诗在其产生的初期，多以口头集体创作形式在民间流传、吟唱，在流传中不断丰富补充，增添了许多新的材料，日趋完整，然后由人整理加工，用文字写录成一部统一的作品。后世所传的许多史诗作者，如希腊史诗《伊利昂纪》、《奥德修纪》的作者荷马，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等，很可能就是对全诗进行整理加工，统一成文的人，或者是对各种传本进行编纂，使文体和内容都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人；自然也可能是根据原来材料，用文字进行重新创作的人。有材料说，在古希腊还有许多类似荷马史诗的口头文学，可惜没有用文字记录，都早已失传。

除了根据集体口头创作整理加工而成的史诗外，还有由个人根据神话传说写成的史诗。其中最著名有两部：一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为帝国初期的政治需要，模仿荷马史诗，以罗马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埃涅阿斯纪》；一是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公元940—1020）在波斯人民反抗阿拉伯人侵略和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下，依据伊朗古代历史传说和勇士故事创作的，描述公元651年帝国灭亡前历代王朝兴衰大事的《列王纪》。这类史诗在风格上与前一种史诗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对后世文学的发展

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史诗产生过程的长期性和各民族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流传到后世的史诗在思想倾向和故事情节方面，往往包含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它的许多英雄人物虽然来自公元四、五世纪民族大迁徙时代后期，他们的生活却是十二世纪的，他们的思想感情抹上了封建社会的色彩。又如法国史诗《罗兰之歌》，据欧洲学者考证，其后面九百行讲述伊斯兰教王巴里冈的部分为后来所加，其他部分也经过教会的文人润色，增添了不少基督教色彩。这在史诗中无疑是一种并非罕见的现象。